



Awarded Novels
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

美国父母选择奖

Chocolate 巧克力男孩 Fever

〔美〕罗伯特·基梅尔·史密斯 著 〔美〕焦亚·菲亚门吉 绘 董晓男 译



巧克力盒子里，装着成长的选择题。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晨光出版社

Chocolate 巧克力男孩 Fever

巧克力是亨利的最爱。他爱吃甜巧克力、苦巧克力、白巧克力、黑巧克力……凡是巧克力他都爱吃。而且，他每时每刻都在吃，早饭、午饭、晚饭。他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爱吃巧克力的男孩。可是，有一天，他胳膊上开始冒出棕色的大斑点，并且迅速蔓延全身。医生对此束手无策，而亨利为避免被人团团围住盯着看，从医院逃跑了。这一路上，他会遇见怎样的奇观呢？他身上的大斑点会永远跟随他，还是会奇迹般地消失？

这本小说处处充满幽默，就连书中的插图也是如此。

——美国《出版人周刊》

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男孩爱吃巧克力的经典作品，它探讨了关于勇气、关怀、节制的话题，值得每一个孩子深思。

——美国《学校图书馆杂志》

上架建议：儿童文

ISBN 978-7-5414-9880-0



9 787541 498800 >





Chocolate 巧克力男孩 Fever

(美)罗伯特·基梅尔·史密斯 著 (美)焦亚·菲亚门吉 绘
董晓男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巧克力男孩 / (美) 罗伯特 · 基梅尔 · 史密斯著 ; (美) 焦亚 · 菲亚门吉绘 ; 董晓男译 . — 昆明 : 晨光出版社 , 2019.1
ISBN 978-7-5414-9880-0

I . ①巧 … II . ①罗 … ②董 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美国 - 现代 IV . ①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8004 号

CHOCOLATE FEVER By ROBERT KIMMEL SMITH
Copyright: ©1972 BY ROBERT KIMMEL SMITH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9 Beijing Yutian Hanfeng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23-2018-080号

Chocolate Fever 巧克力男孩

出版人 吉 彤

作 者 [美] 罗伯特 · 基梅尔 · 史密斯
绘 画 [美] 焦亚 · 菲亚门吉
翻 译 董晓男
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
责任编辑 李 政 韩建凤
项目编辑 杨 博
版权联系 陈 甜
装帧设计 惠 伟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新闻出版大楼
邮 编 650034
发 行 电 话 (010) 88356856 88356858
印 刷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45 毫米 × 210 毫米 32 开
印 张 4
I S B N 978-7-5414-9880-0
定 价 20.00 元

退换声明：若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及时和销售部门（010-88356856）联系退换。



献给海蒂和罗杰，
以及全世界所有喜欢巧克力的人，
特别是亚历克斯和纳特！

Preface

前言



美好事物的另一面

罗伯特·基梅尔·史密斯如今已有八十八岁高龄，但仍旧天真顽皮得像个孩子。他喜欢在字里行间播种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幽默，让孩子动不动就捧腹大笑，一不小心就爱上阅读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些他精心设计的成长伏笔，在欢声笑语之中就浸润了孩子的心田。

在《我和外公的战争》中，一个男孩为了保卫自己的房间，就向外公宣战，一连串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明暗攻防令人啼笑皆非，却又通过孩子的发声、空间的配置，让家人重建彼此之间的关系。这种风格在史密斯的处女作《巧克力男孩》中更为明显。

一个叫亨利的男孩爱极了吃巧克力。爱到什么程度呢？用他的话说就是，“巧克力几乎贯穿了我的喉咙”。不管是甜巧克力、苦巧克力、白巧克力、黑巧克力，只要是巧克力，他都爱吃，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吃。他还发明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吃巧克力的方法，看到此处，不禁让人垂涎欲滴。

对他而言，巧克力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，追求它，享用它，生活就是有滋有味、多姿多彩的。于是，他将这种追求与享用推到极

致，在早饭、午饭、晚饭、课间等任何一个可以吃东西的时间，都疯狂地吃巧克力。

或许，亨利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条件允许，我们就想无限地占有那件美好之物。可是，生活从来都是有得必有失，如若只是一味地占有，而不懂得克制，那些美好的事物就会慢慢地变成我们的负担。

果然，有一天，亨利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医生称之为巧克力热。起因便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了过多的巧克力，开始转化为棕色的大斑点，遍布全身各处。

对亨利来说，这是多么痛苦而生动的一堂课啊。这堂课就叫——适度。你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，如若你真的喜欢某件事物，适度是拥有它的最好的方式。而一旦你超出限度，生活就会向你发出警报。

为了逃开太多人的注视，亨利从医院逃跑了。这种逃跑，不仅仅是为了避开人群，更是为了逃开自己的过往，从而找一个安静、陌生的地方，去面对自我。而路上遇到的种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，使他明白，原来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，而是如同一枚硬币，具有两面性——美好的事物也不例外。而这一切都取决于，我们如何对待它。

说起创作这个故事的缘由，史密斯这样说道：“我写《巧克力男孩》这个故事，是想告诉孩子们，你不可能每次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这是生活中一个基本的真理。”顽皮的作者还透露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促使他创作这本书：“我创作如此有趣的书，是想让孩子们，尤其是那些需要帮助的调皮的男孩子，真正地爱上阅读。”



Contents

目录

chapter 1

世界上
最爱巧克力的男孩

/ 1

chapter 2

到处都是棕色的
小点点

/ 9

chapter 3

中断的课堂

/ 15

chapter 4

砰砰砰！爆开

/ 23

chapter 5

一颗活糖果

/ 31

chapter 6

一直跑啊跑

/ 41





chapter 7

地球上最神秘的病

/ 51

chapter 8

卡车司机麦克的好主意

/ 61

chapter 9

令人捧腹大笑的打劫

/ 77

chapter 10

突如其来的小狗

/ 85

chapter 11

蔗糖先生

/ 97

chapter 12

长大的巧克力男孩

/ 107



?



1
chapter

世界上最爱 巧克力的男孩



有人说，亨利·格林其实不是他妈妈生的，而是从一颗巧克力豆里孵出来，然后慢慢长大的。

这话你相信吗？

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要说的这个亨利·格林虽然有些特别，但确确实实是他妈妈生的，并不是孵出来的。事实上，他的爸爸妈妈非常棒。他爸爸又高又瘦，戴着一副眼镜，只有睡觉或者淋浴时，他才会把眼镜摘下来。他妈妈，也就是格林太太，名叫伊妮德，是个瘦小苗条的女人，有着蓝灰色的眼睛和一张总是微笑着的小巧的嘴巴。

他们一家人——爸爸、妈妈、亨利，还有亨利的哥哥和姐姐，一起住在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。哥哥马克·格林十岁了，个子高



高的，对亨利特别好，除了他们吵架的时候。他们经常吵架，每当那时，马克随手抓到什么，就用什么打亨利，甚至有时候是很硬的东西。但大部分时候马克都是个很有趣的玩伴，只有在亨利叫他马可·波罗^[1]时，他才会生气。马克不喜欢被这样叫，这能怪他吗？

亨利的姐姐很大很大了，差不多十四岁了。她从来不和亨利或马克争吵，实际上，她几乎很少和他们说话。因为她已经长大了，懂得很多事，几乎是个大人了。她叫伊丽莎白。

这周最后一个上学日，也就是星期五的

[1] 马可·波罗（1254—1324），威尼斯旅行家、商人，著有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——编者注

早上，亨利、马克，还有伊丽莎白在餐厅的桌子旁吃早餐。马克在吃煎鸡蛋。伊丽莎白和平时一样，安静地嚼着她的早餐——黄油面包配牛奶。亨利的早餐也和平时一样——巧克力蛋糕、一碗可可脆麦片和牛奶，奶里加了巧克力酱，这样更有巧克力味儿。他正就着一大杯巧克力奶和五六块巧克力饼干吃着。有时候，如果前一天晚上剩下一个巧克力布丁，亨利也会把它一起吃掉。而在星期天早上，他通常还要吃一个巧克力冰激凌。

事实就是，亨利爱上了巧克力，而巧克力好像也爱他。

吃巧克力并没有让他变胖。（实际上，他还略微有些瘦。）

吃巧克力也没有损害他的牙齿。（他从没



生过虫牙。)

吃巧克力也没有妨碍到他长个子。(他的身高很正常，比起同龄人，他也许还稍微高一点点。)

吃巧克力也没有伤害他的皮肤，他总是白白净净的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从来没有因为吃巧克力而肚子疼。

所以，对亨利有些溺爱的父母就允许他想吃多少巧克力就吃多少。

你能想象有一个男孩用巧克力三明治作为放学后的零食吗？没错，亨利就是这样，而且每天都吃。就算吃土豆泥的时候，他都会加上几滴巧克力酱，好像这样就能让味道变得更好似的。吃普通黄油拌面时，撒上的



巧克力碎也很美味，更不用说吃桃罐头、梨罐头和苹果酱之类的东西时撒上的一层可可粉了。

在格林家厨房的储物间里，总是备有充足的巧克力饼干、巧克力蛋糕、巧克力派和各式各样的巧克力糖。还有冰激凌，当然也是巧克力味儿的，以及巧克力坚果、巧克力软糖、巧克力棉花糖、巧克力蛋糕卷，特别是巧克力杏仁脆饼。而这一切都是为亨利一个人准备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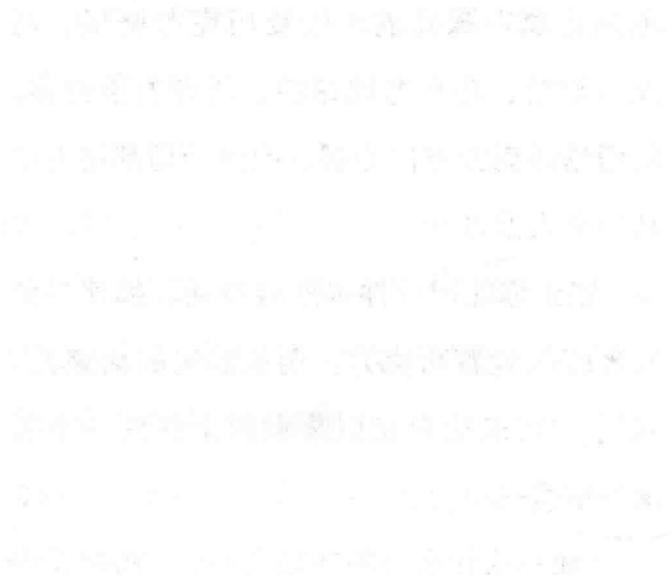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你能用一件事形容亨利，那就是他确实深深爱着巧克力。用他妈妈的话来说，就是：“可能比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男孩都更爱巧克力。”

“他喜欢什么样的巧克力呢？”格林先生

有时会开玩笑说。

“这话问的，他喜欢苦巧克力、甜巧克力、白巧克力、黑巧克力……而且天天如此。”

这话可是一点儿不假，直到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天。



?



2
chapter

到处都是 棕色的小点点



“你们最好快点儿，孩子们，”格林太太在厨房喊道，“马上就八点半了。”

“快走，磨蹭鬼。”马克对亨利说，“我们可不想迟到。”

“就再来一块巧克力蛋糕。”亨利说着，把蛋糕塞进嘴里，一边嚼，一边回他的房间去拿书包。去往前门的路上，亨利穿过厨房，又抓了一大把好时巧克力装进口袋，以便他能在学校吃。但是，因为今天早上感觉还是有些饿，亨利直接剥掉两块好时巧克力的银色包装纸，把它们扔进了嘴里。然后，他匆匆吻了妈妈一下，在妈妈脸上留下了一点儿巧克力。接着，亨利、伊丽莎白和马克就出门去上学了。

在拐角的地方，亨利、马克挥手和他们

的姐姐再见，她要坐公共汽车去就读的高中学校。两个男孩就在隔壁街区的123公立小学上学。走到下一个拐角时，交通管理员麦金托什夫人在马路对面朝他们招手。“格林一家总是遵循格林威治时间。”她说。这是她最喜欢开的小玩笑，几乎每天早上她都这么说。而今天早上，只有非常礼貌的马克朝她笑了笑。亨利可不想笑。实际上，他开始感到有些奇怪。

到学校操场后，两个男孩各自走向自己的同学。同学们和平时一样聚在一起，推推搡搡，嬉笑打闹。但是，平时总喜欢把男孩头上的帽子敲掉、朝女孩做鬼脸的亨利今天却十分安静。甚至连他最好的朋友迈克尔·伯克过来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说“嗨”。“你怎么

了？”迈克尔笑着问道。

“什么怎么了？你什么意思？”亨利说，“难道我就不能安静地待会儿？难道我非得像个疯子似的不停闹腾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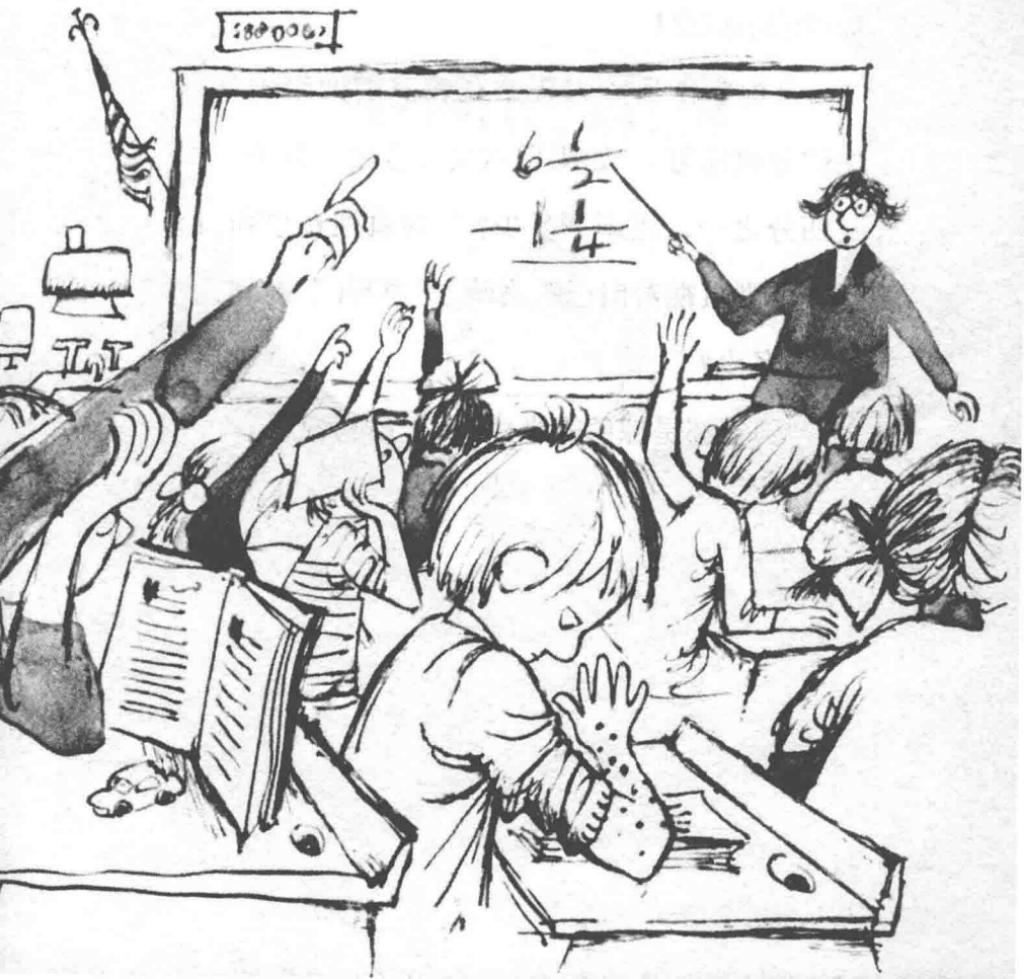
“行行行，”迈克尔说，“你不用发这么大火。我只是觉得你今天有些不一样。根本不像你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集合的哨子响了，孩子们排着队走进教学楼。“今天我感觉很怪，”亨利对迈克尔说，“我觉得要发生什么事，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事。”

整个上午，那种有事要发生的确定感，亨利一直挥之不去。他坐在教室里感觉也很怪，上体育课时感觉也很怪，在金梅尔法贝太太的数学课上，他开始感觉浑身上下都不

对劲。

亨利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听金梅尔法贝太太说的话，他只是坐在那里发呆。他无意间



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和手背，发现了一些情况。他的皮肤上长满了棕色的小点点。这本来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发现，只是，他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身上根本就没有这些棕色的小点点！

金梅尔法贝太太正站在教室前面带领学生做分数练习。“如果用六又二分之一减去一又四分之一，还剩下多少？”她直视着亨利，而亨利则直视着自己的胳膊。“亨利，”她问，“等于多少？”

“到处都是棕色的小点点。”亨利说道。

2



3
chapter

中断的课堂



教室里安静了大约两秒钟，紧接着是一阵喧闹。所有的女生都开始咯咯笑，而男生们则开始哈哈大笑、开怀大笑、大声狂笑。亨利的脸憋得通红，而一向不喜欢开玩笑的金梅尔法贝太太的脸色则唰的一下变白了。

她用尺子使劲儿敲打着桌子，大声地让同学们保持安静。“亨利·格林，”她说，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到处都是棕色的小点点，”亨利说，“我刚才在看我的胳膊，上面——”

“到处都是棕色的小点点，”金梅尔法贝太太打断他说，“我听得非常清楚。”

“但是，您知道吗，金梅尔法贝太太？我从来没长过这样的东西。今天早上还没有呢。

可是现在——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金梅尔法贝太太叹了口气说，“现在你浑身长满了小点点。我最好还是看看。”她抓起亨利的胳膊，把他领到窗户前。“嗯，”她一边盯着他的胳膊，一边说，“我看就像雀斑。”

“不，老师，”亨利说，“不可能是雀斑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呢？”金梅尔法贝太太问。

“因为我的皮肤又白又嫩，就像我妈妈。”

“是吗？”金梅尔法贝太太说，“这是谁告诉你的？请告诉我。”

“我爸爸。”

“啊，”金梅尔法贝太太说，“没错。现在你确定今天早晨之前没发现过这种情况，是吗？”

“如果您问的是我有没有看到过这些小点点，”亨利说，“那没有，我没见过。”

“那好，”她说，“亨利·格林，你就站在这儿别动。其他同学，”她转过身对大家说，“在我回来之前，继续看书。要保持绝对的安静。”她在走出教室进入走廊时补充道。

亨利就按照老师说的站在窗户那儿，同学们都看着他。金梅尔法贝太太沿着走廊走了几步，来到潘加洛斯先生的教室前。她在门口朝里面张望，等着潘加洛斯先生朝她的方向看。等潘加洛斯先生发现她时，她朝他招招手，请他到走廊上来。

“听着，菲尔，”她认真地说道，“我想让你去看一个孩子——”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多洛莉丝，”潘加洛



斯先生说，“我这阿美利哥·维斯普西^[1]的航海之旅正讲到一半！”

“有个孩子胳膊上长满了棕色的小点点。”

“棕色小点点？你把我叫出来就是为了棕色的小点点？”

“我觉得可能是麻疹？”

“哦，不要啊。”潘加洛斯先生说。

“也许是水痘？”

“好吧，”潘加洛斯先生说，“我最好去看看。”

于是，他们把亨利带到窗户旁有光线的地方，就在窗台上摆着茁壮成长的盆栽植物的角落里。潘加洛斯先生用手戳戳点点了一番，又从口袋里把眼镜拿出来，戴上看了看。

[1] 阿美利哥·维斯普西(1454—1512)，意大利的商人、银行家、航海家、探险家和旅行家，美洲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——编者注



“雀斑，”最后他说，“就是雀斑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”

潘加洛斯先生的圆鼻头皱了皱，闻了闻空气中的味道。“巧克力？”他问，“他们已经把巧克力奶拿到楼上了吗？”

“忘了巧克力奶吧，”金梅尔法贝太太喊道，“看！现在他脸上也有小点点了！”

“哦，不！”亨利说。

“哦，是的！”金梅尔法贝太太说。

“哦，天啊，”潘加洛斯先生说，“之前没有吧？”

“没有，两分钟之前这个孩子的脸还是白白净净的。可是现在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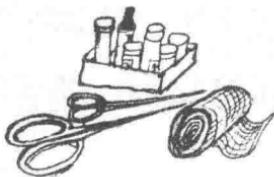
亨利感觉他的心都要从嗓子里跳出来了。他使劲儿咽了一下，直直地盯着两位老师，

而他们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。“到处都是棕色的小点点，”金梅尔法贝太太说道，“而且就在我们说话的工夫又长出一些。”

一滴眼泪，就一滴，从亨利的右眼里涌了出来，顺着他的脸颊流下，慢慢流过那些棕色的小点点。

4
chapter

砰砰砰！爆开



污垢滋生细菌，莫莉·法辛护士经常这样说是，而细菌总有非常卑鄙的方法让健康的人生病。123小学的医务室自然永远都是一尘不染的，因为莫莉·法辛护士可无法容忍一丁点儿的污垢。所以，那天上午，当金梅尔法贝太太和亨利急急忙忙闯进门的时候，她自然又让他们俩退了出去，在门垫上擦了脚再进来。“可千万不要把你们的可可粉带到这里来。”法辛护士说道。她使劲儿地对着空气闻了闻。

“可可粉？”金梅尔法贝太太说。

“别以为我闻不到。”法辛护士说。

“拜托，法辛护士，”金梅尔法贝太太说，“我们有个紧急情况。这是亨利·格林。他突然得了某种皮疹。”

“那我明白了。”法辛护士说。她让亨利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打开一台很亮的灯。她把眼镜向下推到鼻尖儿，弯下腰，仔细看了看亨利。“这确实是皮疹，”最后她说，“奇怪，这些棕色的小点点好像到处都是。”

“是啊，”金梅尔法贝太太说，“但这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“你出过麻疹吗？”法辛护士问。

“出过，”亨利说，“在我五岁的时候。”

“水痘呢？”

“三岁半的时候出过。”

“那我得告诉你，你得了某种不知名的皮疹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它们的样子。”

亨利先前只是有些害怕，可现在他觉得非常恐怖。法辛护士把她凉凉的手放在亨利



的胳膊上，稳定他的情绪。“好了，好了，亲爱的，”她说，“没什么好害怕的。我敢肯定，情况并不严重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不是很好。”亨利说。

“觉得热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冷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头晕？”

“不，”亨利说，“我只是觉得……怪。”

“你这个小可怜，”莫莉·法辛护士说，“你肯定是被吓到了。”她用手捋了捋他的头发，又在他的脖子后面拍了拍。不知怎的，这确实让他感觉好一点儿了。

砰！

“你说什么了吗？”法辛护士问。

“没有，女士。”亨利说。

砰！

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她问道，“听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爆了。”

“我也听到了。”亨利说。

“我也是。”金梅尔法贝太太说。

砰！砰！砰！现在，他们都听到了。整个医务室都是东西爆开的砰砰声。小的砰砰声，大的砰砰声，砰砰砰！一直有东西在爆开。亨利看了看他的胳膊，立即知道这些声音是从哪儿来的了。他身上的棕色小点点变得越来越大，然后爆开。它们不再是雀斑那么大了，而是变得像他妈妈用来做蛋糕和饼干的巧克力碎那么大。他能够感觉到

它们在他的胳膊和脸上爆开，能够感觉到它们在他的衬衫底下越长越大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不一会儿工夫，亨利·格林从头到脚都被棕色的大包盖住了。

5
chapter

一颗活糖果



多年之后，亨利已经记不起来，当时是谁先开始尖叫的。他只记得，他和金梅尔法贝太太都吓得抱头大叫。莫莉·法辛护士却异常冷静。

“你们俩都冷静冷静，”她说，“金梅尔法贝太太，你去给格林太太打电话，告诉她我们现在要带亨利去市医院。”

金梅尔法贝太太动都没动。她就张着嘴站在那里，呆呆地看着亨利。

“赶紧的，”法辛护士严肃地说，“现在……快去！”

“还有你，亨利·格林，”金梅尔法贝太太离开后，她说，“你跟我来。我们走，要保持安静、冷静。”

她拉着他的手，亨利再次发现，这种感



觉很好，不知怎么的，他感觉舒服一些了。他一直拉着她冰凉的手，离开学校。在坐计程车往医院飞奔的路上，亨利仍旧紧紧地握着法辛护士的手，这样能让他保持冷静。直到被两位不同的医生检查，又等着医院的儿科主任帕戈医生来给他做检查时，他才敢松开手。

“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”帕戈医生走进检查室时问道。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，长着浓密的白胡子，表情充满疑惑。“发生什么事了，嗯？”他又问，“这个男孩看起来像是掉进了泥坑。”

他俯身靠近亨利的鼻子，亨利都能够闻到他呼出的气味，闻起来像是薄荷的味道。“你没掉进泥坑，对吗，小伙子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我猜也没有，”帕戈医生说，“太糟了，如果是的话，就能弄明白你全身这些棕色的大斑点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他转向莫莉·法辛护士说，“跟我说说，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，医生。”莫莉·法辛护士对帕戈医生讲起了早上发生的事。

“确实让人难以置信，”当她说完后，帕戈医生重复道，“这不可能。在整个皮疹史上，从来没有皮疹能长这么快，还这么大，还能够让人听到爆开的声音。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“可这确实发生了。”法辛护士说。

“我知道了。好吧，我们很快就会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，否则我就不叫……呃……顺

便问一下，我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帕戈医生，我想应该是这个名字。”亨利说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孩子，”帕戈医生说着握了握亨利的手，“不过我们得对这些棕色的大斑点做些什么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亨利说，他开始感到有些迷惑。

帕戈医生把亨利抱到检查台上，然后打开大灯。整整五分钟，他对着亨利这里戳戳，那里按按，除了“嗯嗯”和“哈哈”之外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检查了每一个棕色的大斑点和它们之间的部分。他用放大镜检查了一遍，放下放大镜后又检查了一遍。他还检查了亨利的眼睛、耳朵和鼻子，甚至舌头下面。最

后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并没有比刚开始了解得更多。它们看起来就像原本长在你身上的棕色大斑点……当然，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棕色大斑点的病例。”

“我很害怕。”亨利说。

“我是帕戈医生，”医生说，“这我知道。现在我要搞清楚你身上的那些棕色斑点是怎么回事。”他把棉棒蘸湿，轻轻地擦亨利右胳膊上的一个棕色大斑点。

“哎哟。”亨利说。

“疼吗？”

“不疼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说‘哎哟’？”

“因为，”亨利回答，“我以为会疼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帕戈医生说。他摇摇头，

把棉棒放进一个玻璃瓶子里。“立刻把这个送到实验室。”他对一个助手说道，那个人随即跑出了房间。

“几分钟后，我们就会对你身上的那些棕色大斑点有更多的了解了。”帕戈医生说。他背着手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突然，他停了下来，鼻子在空气中闻了闻。“谁在我的办公室里吃糖了？”他问。

没有人回答。

帕戈医生的鼻翼抽动了一下，在空气中闻啊闻。“我闻到了糖果的味道，”他说，“有人吃糖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，帕戈医生赶紧走过去，接起电话。“怎么样？”他对着电话问，“你确定吗？”他的白胡子上下颤抖着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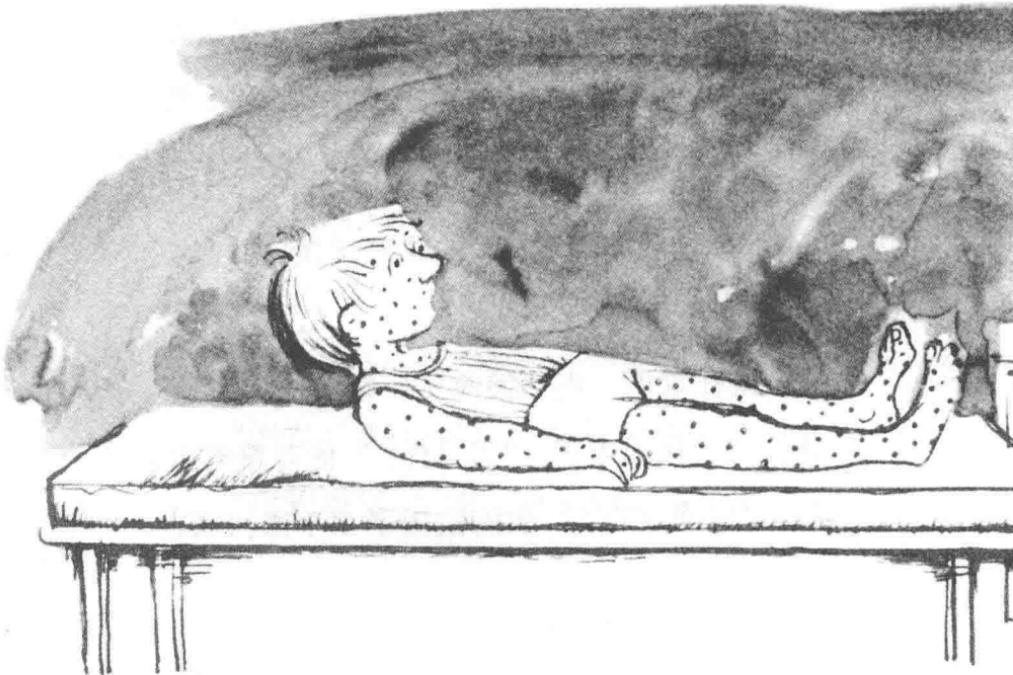
慢慢地坐到椅子上。他挂掉电话，满脸震惊。

“巧克力，”他说，“那些棕色的大斑点……是纯巧克力……”

“巧克力？”法辛护士倒吸一口气说。

“巧克力？”亨利·格林大声喊道。

“巧克力？”帕戈医生的两位助手同时



说道。

“是的，”帕戈医生说，“这孩子，似乎就是一颗活糖果！”



2



6
chapter

一直跑啊跑



亨利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令人兴奋的场面。现在，各种医生都在给他做检查，又戳又按，就好像他不是一个小男孩，而是个针垫。帕戈医生则在屋里蹦来蹦去，兴奋地谈论着“巧克力热”“一种新病症”“创造医学历史”之类的事。

亨利很累，也很害怕。

他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他希望所有的医生都走开。他想回家。实际上，只要不是在这家医院，他愿意待在世界上随便哪个地方。

所以，他做了件非常简单的事——他的内心告诉他，想要活下来就得这么做。

他从检查台上跳下来，拔腿就跑。

眨眼间，他就冲到门外，沿着长长的走廊跑啊跑。他听到身后传来叫喊声：“停下

来！”“抓住那个男孩！”

走廊尽头的两名护士想要抓住他，但是亨利的动作实在太快了。他躲开了她们，然后冲下楼梯。往下，往下，一直往下，就这样，他跑下了三层楼，一直跑到医院的大厅。前面的一个门卫伸出一只手想要拦住他，而亨利拼命地跑，冲破他的阻拦，跑到了大街上。

他甚至没有停下来想想自己要去哪儿，就一直跑啊跑。在转弯的时候， he 回头看了一眼。一大堆人正在追他。穿着白大褂的医生、护士，吹着哨子的保安，以及挥舞着手臂的警察。 he 看到帕戈医生也跟在他们的后面。

亨利没有停下再多看一眼。“腿啊腿，”



他说道，“现在可别掉链子啊。”然后，他转过街角，沿着马路一直跑下去。

他跑啊跑，都快喘不上气来了，可他还是又跑了一阵。

整个下午，亨利马不停蹄，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但他就是一直跑。



当他飞速跑过的时候，人们都瞪着眼睛
盯着他看。有几个人甚至还举起了手，好像
要拦住他，或者要对他说些什么，但亨利一
刻也没停，就是一直跑。

他跑了好久，终于看不到也听不到后面
有人在追他。“我现在肯定把他们甩掉了。”
亨利想。可是突然，前面拐角处有一辆警车

鸣着警笛开了过来。“他们肯定还在追我，”

他警觉地想，“我被通缉了！”

亨利心里一阵难过，他催促自己跑得更快了。他的头疼，他的腰疼，他的腿也疼，但他还是一直不停地跑。

他的肺疼，他的眼睛疼，甚至他的头发都开始疼起来，但亨利还是一直不停地跑。

最后，他实在跑不动了，他已经筋疲力尽，彻底虚脱了。他必须要休息一下，要休息的话得先藏起来。亨利没有多想就跑到了两栋白色房子之间的一条长满草的巷子里。巷子的尽头有一个大车库，车库的一扇门半开着。亨利偷偷摸摸地溜了进去，四处看了看。里面停了一辆车，但没看到人。他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躺在了汽车旁的地面上。

“你惹上大麻烦了，”他想，“你从医院跑了出来，警察正在追你，你妈妈一定担心死了，而且你还得了没有人听说过的怪病。”

他越想自己的处境就越伤心。他一阵哽咽，一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，嘴里发出了呜咽声。然后，他开始大哭，放声大哭，号啕大哭。

他哭了好一会儿，因为他太伤心了。然后，他又哭了一阵，因为他迷路了。接着，他又哭了很久很久，因为一切都变得毫无希望了。

最后，亨利哭不动了，他擦干眼泪，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。他不会回到帕戈医生和医院那里了，这一点他很确定。地球上，甚至其他星球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让他回去了。

但如果他回家呢？他的妈妈和爸爸会怎么做？

他们会把他送回到帕戈医生和医院那儿。他们不得不这样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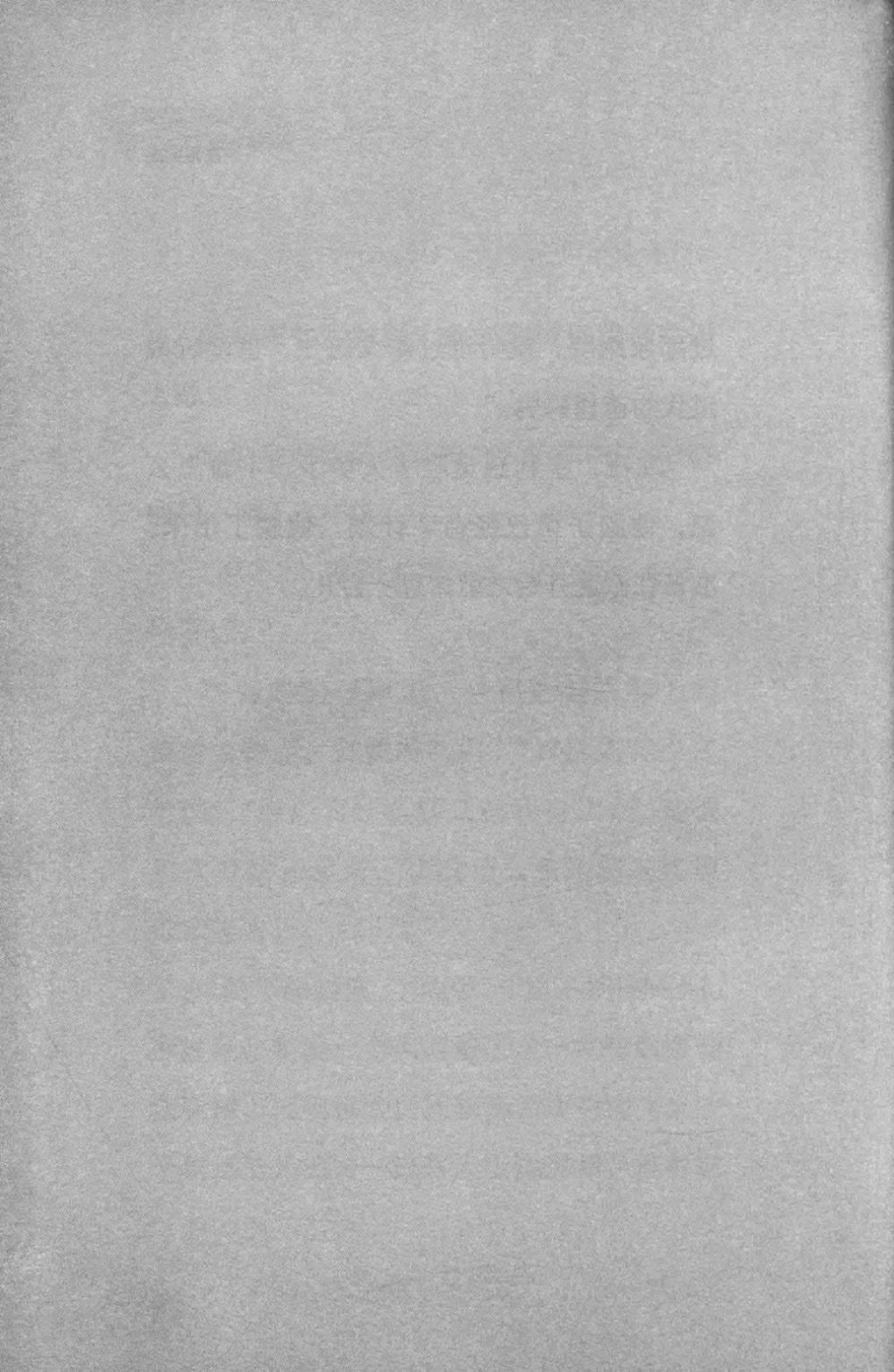
“绝不，”亨利大声地说，“绝不，绝不，绝不！”

在昏暗的车库里，亨利看着胳膊上的棕色大斑点，开始恨它们。“讨厌的斑点，”他想，“你们为什么要长在我身上？”他很生气地站了起来，在没什么东西的车库里走来走去。

“我不能回家，”他想，“也不能回医院。那好吧，我就一个人待着了。一定有地方能让我待，直到这些讨厌的棕色斑点消失。一个很远的地方——没有人听说过我，没听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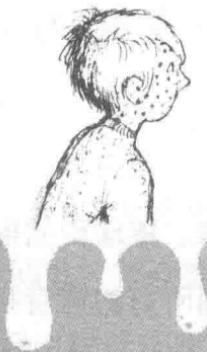
过那家医院，没听说过帕戈医生，也没听说过我的爸爸妈妈。”

现在，亨利感觉胆子大多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脑子里已经有了计划。他躺了下来，准备在旅途开始之前休息一会儿。



7
chapter

地球上 最神秘的病



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太阳开始落山了。亨利小心翼翼地往车库外面看了看，发现没人，他便上路了。

他走了很长时间，尽量贴着街边走，小心地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是，这可不容易。总有人盯着他看。亨利不理他们，继续往前走。

他正在走的这条街道的中央是一所学校。他能看到很多男孩正在操场上玩。他决定穿过操场，转到下一条街上去。当他走过操场时，所有打篮球、棒球和曲棍球的男孩都停下来看他。周围所有的声音和动作像是被冻结了一样，就像电影或电视节目突然被按了暂停。

亨利继续往前走。当他走到一半，差不

多走到操场中间的时候，这些孩子就像又活了过来一样。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亨利团团围住了。

亨利环视了一圈。男孩们都盯着他看。他们把亨利严严实实地围在中间。亨利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。

一个看起来比亨利大很多的高个子男孩大声说话了。“小子，你可真是个丑八怪！”他说。

“是啊。”另一个男孩跟着说，“可真丑。”

“丑八怪！”又一个男孩附和说。

我最好客气点儿，亨利想。“不好意思，”他平静地说，“能让我过去吗？谢谢。”

可那些男孩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那个高个子男孩看起来像是领头的，他

又说道：“我见过有人长青春痘，但你长的这些太可笑了。”

“那不是青春痘，”另一个男孩说，“那是瘊子。”

“对，是瘊子，”又有人说，“肯定是瘊子。”

这下子，所有的男孩都开始叽叽喳喳地说起来。

“全世界最丑的瘊子。”

“全世界？伙计，这根本就是全宇宙最丑的瘊子！”

“我以前见过长得丑的孩子，但这个男孩丑得简直没法看！”

“太可怕了！”

“真恶心！”

“真讨厌！”



“而且他还有味儿，”一个戴眼镜的胖男孩说，“咦！闻起来就像愚蠢的糖果厂。”
“真让人恶心！”

那些男孩越说越过分，亨利感觉越来越糟糕。他张嘴想要说些什么，但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那个高个子男孩在人群中举起双手，让大家安静下来。“安静点儿，伙计们，”他说，“我现在要和丑八怪先生聊聊。”

过了一小会儿，大家安静了下来。

“现在告诉我，”高个子男孩说，“你，丑八怪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小子？”亨利在回答之前仔细地思考了一下。他对自己以及自己的样子感到羞愧。但是，他更为围着他的这群家伙感到羞耻。他们怎么敢如此卑劣？





他和他们无冤无仇的。现在，在他正需要朋友的时候，他们却明确无误地把他当作一个敌人。

亨利生气了，但他还是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

“我叫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的事，”他说，“跟你们无关。”

听了亨利的回答，那群家伙发出一阵嘘声和怪叫，有几个人还吹起了口哨。

“别这么没礼貌，小子，”那个高个子男孩说，“我们这儿可不欢迎没礼貌的孩子。”

几个大一点儿的男孩挑衅地靠近亨利，把他紧紧围住。

“让我揍他一顿，弗兰基。”一个声音说道。

“让我来对付他。”另一个男孩说。

亨利快速地思考着对策。“碰我一下，你就死定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得了一种罕见又神秘的病，谁碰我，谁就会被传染上，而且会死得很惨！”

那群男孩不敢再靠近亨利了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高个子男孩说，“你觉得我们会相信吗？”

“你爱信不信，我才不在乎呢。”亨利说。

“你吓唬人。”

“吓唬人？”亨利说，“碰我一下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在吓唬人了。我得了巧克力热病，这是全世界最可怕、最容易传染的一种病。”

“巧克力热病？”高个子男孩重复道，“你就胡编吧。”



亨利知道，他已经唬住这群人了。“巧克力热病是地球上已经被发现的疾病当中最可怕的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如果你得了巧克力热会怎样吗？你的整个头都会肿起来，嘴巴会变干，你会突然长很多巧克力大斑点，就像我这样。然后，你会开始变……丑。再然后，真正糟糕的事情就开始了。”

男孩们都仔细地听着，接着，随着他们一步步后退，围着亨利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大。

“他在骗人，伙计们，”高个子男孩说，“别听他的。”但是，那些男孩已经听到亨利说什么了，而且完全信以为真。亨利开始走向围着他的男孩们，当他靠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主动给亨利让出一条路。慢慢地，一条小路展开来，可以让亨利通过。

“我不希望你们死，”亨利走过围着他的男孩们时说，“所以，你们最好让我走。”

没人拦他，就算是那个高个子男孩，在亨利靠近他的时候，他也不敢碰他。

当亨利快走出男孩们围住的圈子时，他听到有人大声喊道：“嘿！我知道他是谁。放学回家后，我听广播里说，今天上午有一个男孩从医院里跑出去了，警察正在找他。他的名字叫亨利·格林。”

亨利继续往前走，高个子男孩喊道：“是你吗，小子？你是亨利·格林吗？”

“亨利·格林？”亨利回头说，“听都没听说过。”

又一次，亨利刚一离开操场，就跑起来。他不停地跑，直到远远甩掉了那群男孩。

8

chapter

卡车司机麦克的好主意



大卡车轰隆隆地沿着高速公路奔驰着，强劲的大灯在黑夜中射出一道刺目的黄光。“你在上面还好吗，孩子？”司机问道。

亨利在巨型柴油卡车驾驶室里架高的睡铺上回答：“很好，麦克，我很好。”

很好，亨利伤心地想，我当然很好。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，看起来就像杂耍表演里的怪物。警察、医生、我的家人，天知道还有谁在追我，而且我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。如果这都算是很好的话，那我很好。

他在高速公路旁站了很久，看着天一点点变黑。成百上千辆汽车和卡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，都没有停下来。但是，麦克停下来了，而且愿意载他一程。这是几个小时前

的事了，他们已经开了很长一段路。亨利不知道他们开了多远，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儿去，他也根本不在乎。

他敢肯定，麦克没有看到他的斑点。可能是天太黑了，他没有注意到。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愿意和他打交道，亨利想，一旦他们看到这些讨厌的棕色大斑点，都会离他远远的，包括麦克。即使麦克看起来是那么友善，可一旦他看清楚了，也不会愿意搭理亨利的。

“上车”，麦克当时说，“天气可真好。”他友善的脸上笑容可掬。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，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。他的卡车里又干净又温暖，亨利毫不迟疑地跳上了车。亨利在麦克身旁的副驾驶座上坐了大约

一个小时后，爬到了卧铺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但现在他感觉精力很充沛。

麦克开着大卡车驶离高速公路，转向一条辅路。慢慢地，他挂上挡，稳稳地踩下刹车，将大卡车停住了。

“嗨，孩子，”他喊道，“来，下来。”

亨利爬了下来，坐到麦克旁边。

“晚餐时间，”麦克说，“开了灯我们就——”

“我喜欢黑。”亨利快速地回答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喜欢黑。”亨利说话的时候，灯被打开了。突然的光亮照得亨利猛眨眼睛。他现在能看清我了，他想。

麦克把手伸到他的座位底下，拿出了一

个大个儿的野餐篮子。他把篮子放在他们俩的座位中间。

“现在我们来看看，我老婆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晚餐。”他说。

“不麻烦了，”亨利说，“我现在就下车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不会大吵大闹的，”亨利说，“我会安静地离开。”

“你可真是个怪人，孩子，”麦克说，“你在说什么呢？”

“好吧，你现在肯定已经看到了，我浑身长满了棕色的大斑点……”

麦克点点头。“是的，我看到了。”他开始低头翻看野餐篮子，“你喜欢火腿和奶酪吗？”



“我还是走吧。”亨利准备下车。

“还是鸡肉酱？我们也有鸡肉酱。我想还有……是的，感谢上帝，还有金枪鱼。”

“我是说，”亨利又说道，“如果你不想搭理我，我能理解。我真的能理解。”

“吃什么？”麦克问，“金枪鱼、鸡肉酱，还是火腿奶酪？”他大大方方地看着亨利的脸，面带微笑。



“金枪鱼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亨利说，他接过了麦克递过来的三明治。

“谢天谢地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”麦克说。

亨利狼吞虎咽地吞下了金枪鱼三明治，然后又吃掉了一个火腿奶酪、一个苹果和一块提子蛋糕，还喝了半保温瓶的牛奶。

篮子里还有巧克力蛋糕，但亨利拒绝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点儿也不想吃。

他们吃完饭后，麦克向后仰靠在椅背上，点了一支雪茄。

“麦克，”亨利说，“难道你就不想问我什么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但我想你马上就会告诉我，我想知道的事。”

“好吧，”亨利开始说，“我得的这种病，叫巧克力热。我身上到处长的这些棕色大斑点就是巧克力，而且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尤其是那位叫帕戈的医生。所以，我以后的人生可能都会带着这些大斑点……”

“这就是你逃跑的原因？”麦克说。

“我必须逃跑啊，”亨利说，“我看起来那么可怕，那么丑。”

“我可不觉得丑，”麦克说，“有些奇特，



也许吧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有点儿特别的意思。”

“但这样，我怎么生活啊？我是一个怪物，一个巧克力怪物！”

“现在冷静点儿，”麦克说，“放松些。”

“人们会一直看我……盯着我看。人们一直这样盯着我，我怎么生活啊？”

麦克轻轻地笑出声来。他把目光从亨利身上移开。

“如果你总被大家盯着看，麦克，你会怎么想？”

“我懂，孩子，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”这个大个子男人安静地说。

“你是说，也有人盯着你看？”

“嗯，是的，”麦克说，“如果你是黑人，而周围的人大多都是白人，那这样的事就一定会发生。”

“天啊，麦克，”亨利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哦，别往心里去，孩子。而且，在你这个年龄，我就已经想通了。但是你知道，在经历了被人盯着看，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之后，我就想：如果说有那么多白人，而只有很少的黑人，那我不是很奇特吗？”

“你是说很特别？”

“完全正确。所以不论是有人盯着我看，还是什么，都会让我感到骄傲。你知道，黑色是非常漂亮的颜色。”

“这对你来说很好，”亨利说，“但是，白皮肤上长满棕色的大斑点，那就是丑八怪。”

麦克用手捂住嘴，咳嗽起来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亨利觉得他是在笑。

“好吧，年轻人，”他说，“随便你吧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要去哪儿？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就只是在逃跑，麦克。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”

麦克考虑了一秒半。“就是逃跑，嗯？你要应对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你就都不理？太聪明了。”

“我不会回去的，”亨利说，“我就是不想回去。”

“好的，那你就不要回去。但是，我要问问你，你有妈妈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爸爸呢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他们对你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他们不会打你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

“不会让你生活得很惨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们确实是很好的父母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所以，你爱他们，因为他们非常慈爱，非常好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觉得他们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想不想知道你在哪儿？是一切都好吗，还



是死了？不错，孩子，你正在对他们做很残忍的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，如果现在有人说你妈妈正哭得撕心裂肺，我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她一定因为担心你而伤心欲绝。”

“可是，麦克——”

“你现在别说话，等我把话说完。一个好孩子会尊敬他的父母，是的！一个好孩子不会让他的父母心痛、伤心或担心。不会的！”

亨利一句话也没说，但是他听得非常仔细。

“现在来听听我的计划，孩子。首先，我们要做的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开，直到我们找到一个电话。然后，我们给你的家人打

电话，告诉他们可以不用担心了。”

“我不要回到那家医院。”亨利坚定地说。

“我们把这个也告诉你的家人。也许他们能把你送到别的地方去……其他医生也可以照顾你。”

“我喜欢这个主意。”亨利说。

“谁知道呢？”麦克接着说，“也许你的巧克力热病过阵子就好了呢。也许明天早上你一觉醒来，它们就都好了呢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”亨利说，“但我觉得不可能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们先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，好吗？”

亨利脸上露出了微笑。麦克说的方法让他感觉好多了。

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麦克问，“我们要去
找电话吗？”

“我们还等什么？”亨利说。

2



9
chapter

令人捧腹大笑的 打劫



麦克熄灭了驾驶室的灯，伸手要去打火启动柴油卡车。但就在这时，卡车外的黑暗中传来一声大喊：“举起手来！不许动！举起手！否则我们就开枪了。”

麦克坐在方向盘后僵住了。亨利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怦怦乱跳。

两个男人跳到卡车上，一边一个。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支蓝色的左轮小手枪。两支枪都直指麦克。

过了一会儿，麦克才说出话来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问。

在麦克那一侧，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回答道：“先生，打劫。抢劫。事实上是拦路抢劫。刑法第三章第四条。劫持公路车辆或者水路船只上的货运物品。”



“哦。”麦克说。

“是的，路易。”在亨利那一侧的男人说。他是个子较矮的劫匪，没有留胡子，戴着一副角质镜框眼镜，撇着嘴在笑。“我是左撇子，他是路易，”那个男人继续说道，“人们有时会把我们俩搞混，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”

“我叫亨利·格林，”亨利说，“这是麦克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们，真的，”路易说，“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。”尽管他们看起来很客气，但路易和左撇子的枪一直对着麦克和亨利。

“你们确定要这么做？”麦克慢慢地问。他看起来对劫匪感到很困惑。“我想你们会惹上大麻烦的。”

“麻烦？”路易说，“如果你不严格按照我说的做，你就会有麻烦。现在你们俩都爬到卧铺上去，这样我们好继续干我们的活。”

亨利按照他说的做了，麦克慢慢地跟在他后面。麦克生气了，亨利能看出来，但他说话的时候，声音很平静。“我想，就算告诉你们，你们正在犯法，应该也是无济于事



吧。”他说。

路易笑了起来：“犯法？老兄，法是个什么东西？”这时，左撇子跳到驾驶员的位置上，路易坐到他的旁边，然后他们开动了卡车。

麦克心里还有话要说，于是，在发动机的轰鸣中，他对下面的两个劫匪喊道：“你们最好现在就住手……我想你们正在铸



成大错。”

“没什么错不错的，”路易转过头去喊道，“我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我们正在打劫一辆载满昂贵皮草的货车。”

麦克看起来被路易最后一句话搞得愣住了。“皮草？”他喊道，“皮草？”然后他就哈哈大笑起来。麦克发出一连串的大笑，笑得喘不上来气，最后笑得连眼泪都顺着脸颊流下来。“哦，老天啊，”当他终于能说出话时，喊道，“他们以为，他们抢劫的是皮草！”

麦克笑得越厉害，路易越不安。他向左撇子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停车。卡车停下来后，他转过身，看着麦克。

他声音低沉地说：“没有皮草？”

麦克努力忍住笑，坦白地回答：“没有

皮草。”

“那是什——”没等路易说完，麦克就打断了他。

“糖果！”麦克大声地说，接着又大笑起来，“哈哈哈……糖果……”

“哦，不！”路易说。

“巧克力棒……哈哈哈……带杏仁儿的。”

“混账！”左撇子大声说。

“还有一些不带杏仁儿。”

“我们要一大堆巧克力棒做什么，天才？”左撇子质问路易。

“哈哈……有的带脆皮……哈哈……有的不带脆皮。”

“巧克力棒？！我不信。”路易嘟囔着。

“你说这趟买卖就像从婴儿手里抢糖果一

样简单，”左撇子生气地说，“可是，你看看现在……巧克力棒？”

“有的带焦糖……哈哈哈……”

麦克报菜名似的说着卡车上都装了些什么糖果，那两个劫匪坐在前座一言不发，面面相觑。很明显，他们对此感到很惊讶。

过了一会儿，左撇子问路易：“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路易回答，“但我会想一想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先把卡车开到藏身的地方。”

“有的带花生酱……哈哈哈……但就是没有带皮草的！哈哈哈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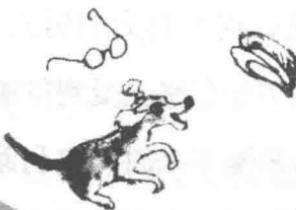
麦克的笑声不断地在他们耳边回荡，两个郁闷的劫匪闷闷不乐地开着车，卡车在黑夜里轰隆隆地驶向前方。



10

chapter

突如其来 的 狗狗



他们开了很久。

左撇子小心翼翼地开着车，确保卡车的行进没有超速。麦克在卧铺上，一直留意着他们的行驶路线。

亨利也试着留意，但几个小时后，他开始打瞌睡了。很快，他的头枕在麦克的胸口上睡着了。随着黎明的到来，东方的天空上泛起一丝亮光，这个高大的男人一直把男孩搂在怀里，以防他在路上受到颠簸。

当车速渐渐慢下来时，亨利睁开了眼睛。“嘘。”麦克把一根手指竖在嘴上小声说道。

“我们这是在哪儿？”亨利也小声地说。

麦克把嘴贴近亨利的耳朵，回答道：“在很远的乡下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”

“现在，不论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，”



他接着说道，“你要跟紧我。不要突然做任何事情，也不要跑。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听到了吗？”

亨利点了点头。

他会跟着麦克，按照他说的去做。这个高大的男人值得信赖，特别是在身处险境的时候。

他们现在正沿着一条双向车道行驶，隔很远的距离才会有几栋房子。左撇子把车开得非常慢，在每个交叉路口都会左看看，右看看。

“现在，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驶入岔路。”
麦克小声地说。

亨利同意麦克的想法。他们一定离这两个劫匪藏身的地方很近了，他想。

左撇子放慢车速，差不多以爬行的速度把卡车开到一条小土路上。卡车在狭窄的小路上左拐右拐，穿过树林，几分钟后到了一片松树林，停在一个小木屋旁边。

等左撇子关闭发动机后，路易对着他们喊道：“先生们，我们到了。这是终点站，所有人都下车。”

左撇子和路易打开车门，从卡车上走了下来。“现在，放松点儿，你们两个，”麦克和亨利也下车后，路易说道，“不要突然走动，不要胡闹，不要耍花样，好吗？”

“不要花样。”麦克平静地说。

路易又把枪拿在了手里，亨利看到了。这两个劫匪用枪指着麦克，把他们带进了小屋里。小屋里只有一个房间，又脏又乱。房



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木头桌子和几把椅子，路易把麦克和亨利往那里赶。小屋里没有窗户，也没有光，直到路易点亮了挂在房梁上的一个小灯笼，屋里才有了光亮。左撇子在门口放了一把椅子，坐在那里，他手里拿着枪，仔细观察着。

“好吧，现在，”麦克说，“接下来要怎么办？”

“接下来要怎样，那就看你的了。”路易说，“放聪明点儿，完事后会放你们走的。要是给我们惹麻烦的话，就……最好别给我们惹什么麻烦。”

说完，路易拉了一把椅子坐到左撇子旁边，两个人开始窃窃私语。显然，左撇子很生气。“我们要一车糖果干什么？”他们听到

他说。路易费尽全力想让左撇子保持冷静。

“看来我们的朋友有大麻烦了，”麦克对亨利说，“他们没得到皮草，反而得了一堆不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哈哈哈。”他们俩轻声地笑了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他们一直忍不住咯咯地笑。等他们笑完之后，亨利问麦克，接下来到底会发什么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麦克说，“但有一点我知道，如果他们俩敢动你一根手指头，我立马就把他们放倒，不管他们有枪，还是没枪。所以，你不要担心，听到了吗？”

麦克的语气非常坚定，亨利确信，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，这个大个子男人一定会这样做的。就在这时，亨利隐约听到了一种微

弱的、遥远的声音。可能是狗叫声。

麦克也听到了，他们俩坐在那儿静静地听。是狗叫声，没错，但现在好像是两只狗在叫。麦克把手放在亨利的胳膊上。“现在别出声，”他说，“听。”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狗叫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。路易和左撇子也听到了。他们站在紧闭的门前，聚精会神地听。

如果现在还听不到如此响亮的狗叫，那一定是聋了。叫声变得越来越响。

“盯紧他们，”路易在狗叫的喧闹声中大声喊道，“我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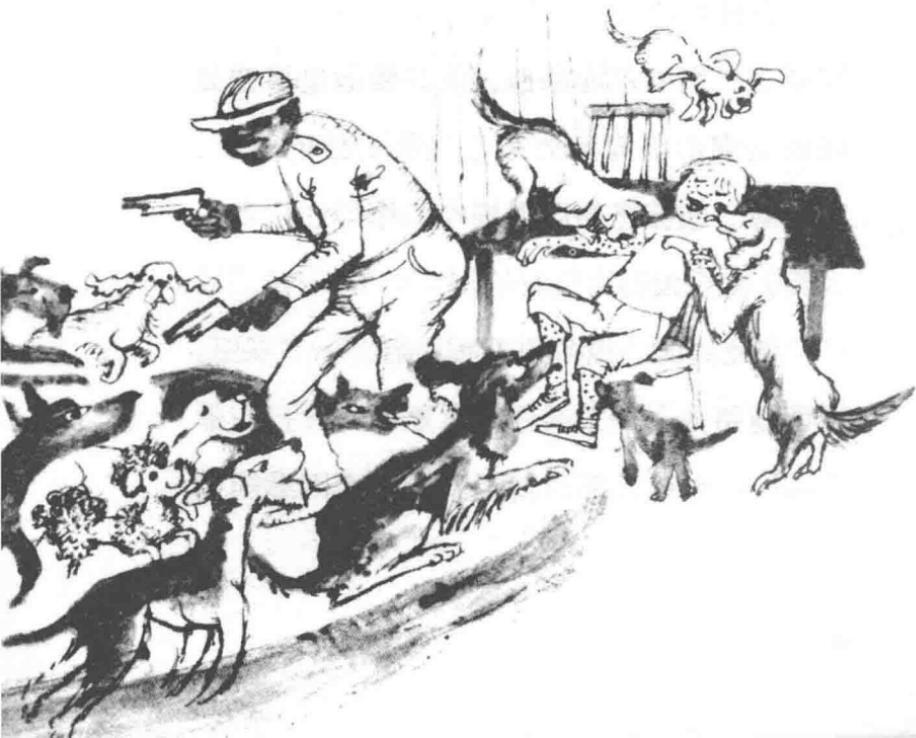
左撇子走到麦克和亨利坐着的角落，拔出手枪，枪口直直地对着他们。路易则手里拿着枪，打开了门，然后当场就愣住了。但

是，他只愣了一瞬间。

因为就在那一刻，一只巨大的德国牧羊犬从门外冲进来，扑到了路易的胸口上。路易一下就被扑倒了，他的手枪咣当一声掉在地上。在德国牧羊犬后面，还有一大群汪汪直叫的狗，它们都直奔亨利。艾尔谷梗犬、



杜宾犬、一只棕白相间的柯利犬、几只史宾格犬和塞特犬，还有一只小型的法国贵宾犬。它们叫着、跳着，小屋里一片混乱，吵闹声简直要把房顶都掀开了。左撇子惊呆了，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被眼前突然出现的狗群彻底搞蒙了。但是，麦克知道自己应该怎么



做。他一拳打中左撇子，一把夺下了他手里的枪。

然后，麦克猛地跳到路易的枪掉下的地方，把那把枪也捞到自己手里。他一手拿着一把枪，转身对着那两个被吓傻了的劫匪。路易还趴在地上。左撇子正被一群汪汪叫的狗包围着，就算他想跑，也跑不了。

亨利无疑是吸引这支动物大军注意力的明星。它们不停地舔他，就好像他是某种美味的新狗粮。狗狗们开心地舔着他的胳膊、腿和脸。他被它们舔得好痒，痒得他止不住大笑，几乎没有力气反抗。

与此同时，更多狗不断地跑进小木屋里。后面则是人——大部分人手里拿着拴狗的牵引绳——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令人困惑的经



历。他们正带着狗狗出来散步，突然，狗狗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在空气中拼命地嗅，然后就疯狂地沿着土路跑，好像在追寻某种无法抗拒的味道。那么，是什么让这些动物的举止如此奇怪？那些枪是怎么回事？这间小屋里到底在发生什么？为什么这里闻起来就像一家巧克力店？
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当地警察赶来，开始处理一切事务。麦克把事情的经过前前后后做了一通解释，一解释完，路易和左撇子就被铐上了手铐。当他们被带走时，亨利听到左撇子低声嘟囔道：“我们本来想要抢皮草，结果抢了一堆糖果。我们本来都到了藏身的地方，结果被狗袭击了。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地做人才对啊。”

“哈哈！”麦克和亨利一起大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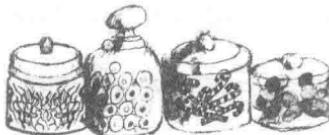
当警车消失在两旁长满树的土路尽头时，
他们还在忍不住地哈哈大笑。

“走，孩子，”麦克一边笑，一边说，“我们还有糖果要送呢！”



11
chapter

蔗糖先生



他的名字叫阿尔佛雷德·凯恩，但他的朋友们都喜欢叫他蔗糖。蔗糖·凯恩是东部最大的糖果经销公司的老板。如果你曾在俄亥俄河以东的地方买过糖果，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来自阿尔佛雷德·凯恩的仓库。

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大。

但是，蔗糖·凯恩仍然很关心每个为他工作的人。所以，当麦克的大卡车停进了仓库的院子时，凯恩先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麦克也松了一口气。亨利也是。他们已经给格林太太打了电话，你知道，他们聊得很开心，还流下了幸福的眼泪。等麦克卸下这批糖果货物，他就送亨利回家。

亨利自打一见面就喜欢上了凯恩先生。虽然他戴着眼镜，但也挡不住他眼睛里闪烁

的光芒，这让他看起来非常友好。凯恩先生那灰色的头发和胡子，让他看起来非常像圣诞老人。

亨利也很喜欢凯恩先生的办公室，它温暖又舒适。墙上整齐地排满了货架，上面摆着这个大仓库里出售的每一种商品。想象一下，你在一个地方就能看到各种糖果、饼干和蛋糕。光是待在这里，你就会胃口大开。

他们坐下来讲述他们的冒险经历时，笑声不断，凯恩先生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，仔细地看了看亨利。“亨利·格林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问问你有关这些棕色大斑点的事，看起来你浑身长满了这样的斑点。”

对亨利来说，他已经解释过上百万次了，但他还是从头到尾把他的故事讲了一遍。凯恩先生仔细听着，留意亨利说的每一个字。

当亨利讲完的时候，凯恩先生说：“你是说，为你看病的帕戈医生把这叫作巧克力热，是吗？嗯，我觉得这太有趣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只觉得这太可怕了，”亨利说，“浑身长满丑陋的棕色大斑点……看起来就像个怪物……大家都盯着我看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巧克力。”

“这一切都是因为巧克力。”凯恩先生附和道。他摇了摇头，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。

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。当凯恩先生又张口说话时，他的语气十分平静。“亨利·格林，”他说，“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

“这是我认识的一个男孩的故事，一个像你一样的男孩。哦，这个男孩十分喜欢巧克力，就像你之前一样。早上就吃巧克力？是的。早上、中午和晚上，他都在吃这种神奇的美味食物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发明了很多巧克力的新吃法，那么，这个男孩也是。巧克力裹炸鸡！巧克力法式吐司……配巧克力糖浆。我说的这个男孩有无穷无尽的吃巧克力的方法。

“然后，和你一样，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。实际上，是一模一样的事情。”

“您是说？”亨利突然激动地说。

“是的，”这位老人一边点头，一边说，“浑身长满了棕色的大斑点。”

“巧克力热！”亨利大声喊道。

“完全一样。”

亨利几乎不能自己：“可他是怎么——”

“他是怎么被治好的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”凯恩先生微笑着说，“好吧，治疗分为两个疗程，第一个疗程最为重要。你知道，我认识的这个男孩，必须要经历所有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。生活很美好，到处都有欢乐，可我们不能随时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！这一课很难，但它迟早会来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亨利说，“我想我懂了。可能我之前拥有的好东西太多了。”

“确实是。”

“我会少吃巧克力，只有在我真的、真的非常想吃的时候才吃。”

“非常好，这样你就成功一半了。”

“那另一半呢？”亨利问。

凯恩先生笑了笑：“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，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。什么是巧克力的对手？什么是我们熟悉并喜欢、能够跟巧克力抗衡的口味？”

“香草！”

凯恩先生慢慢走到他的桌子旁，打开右手边的顶层抽屉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小盒子。“香草片，亨利·格林。这正是能够在几个小时内治好你的巧克力热的东西。但前提是，你真的学会了第一个疗程，也是最难的疗程。”

亨利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他想笑，他是那么高兴。他又想哭，他是那么伤心。





可他现在能做的只是点头。

“哇呜！”麦克高兴地喊道，“香草片！谁会想到这个啊？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”凯恩先生说，“我说的那个看到你就让我想起他的年轻人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当他长大后，他决定要用一生的时间，把快乐和幸福带给其他人。而他用的方式，你知道，就是把巧克力送到全世界。确保在有人想要快乐的时候，附近会有巧克力。”

亨利心想，他知道那个男孩是谁了。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他问。

“他的名字叫阿尔佛雷德·凯恩，”凯恩先生说道，“但他的朋友们都叫他蔗糖。”凯恩先生向前迈了一步，握了握亨利的手。“现

在，你快和麦克一起走吧。如果你在路上吃下这些香草片的话，我保证，到家的时候，你的巧克力热就会好了。现在，再见吧，还有，记住我说的话。”

“再见，凯恩先生。”亨利说。

“你可以叫我蔗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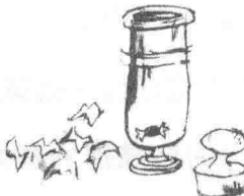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可以叫我亨利。”

2



12
chapter

长大的 巧克力男孩



“嗨，小懒虫，”格林太太轻轻地摇着亨利的肩膀说，“你打算一直睡下去吗？”亨利伸了伸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笑着看着他妈妈。躺在自己床上的感觉真好，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真好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在格林家。实际上，全世界今天都是星期天。格林一家人坐在餐厅里，慵懒地享受着他们的早餐。

“如果你能起床的话，”格林太太继续说，“我想，我们可以为你准备一些薄煎饼，亲爱的，就按你喜欢的方法做。”

亨利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下来。他觉得这个早上简直太美妙了，就像他一直以来感觉的一样。他仔细地刷了牙，在去餐桌的途中停下来，对着镜子做了几个鬼脸。那些棕



色的大斑点全都消失了（他希望是永远），他看起来很帅，除了做斗鸡眼的时候。

当他坐到餐桌旁的时候，他的家人都热情地欢迎他。伊丽莎白穿着她那件特别的蓝色睡衣，还吻了他。马克停止吃东西，伸出的手在亨利头上一阵乱摸，弄乱了他的头发。

“今天我们有很多消息要告诉你，亨利，”在亨利喝橙汁的时候，爸爸说，“糖果公司给我寄来一封信。他们想要给你些奖励，感谢你帮忙阻止了那次打劫。”

“真的吗，爸爸？”伊丽莎白说，“太棒了！”

“是啊，真的很棒，”亨利的爸爸接着说，“确实是这样。还有，麦克几分钟前刚刚来过电话。他想知道我们明天是否能去他家，和

他的家人共进晚餐。”

“我们可以吗，爸爸？”亨利问，“哟嗬，这可太好了。”

“是的，儿子，我们当然可以去。还有，下午莫莉·法辛护士要来拜访我们，就是为了过来问候一下，还会有更多新的消息。”

“我的天啊，”格林太太拿着亨利的薄煎饼，一边走向桌子，一边说，“好像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亨利身上了。星期一放学后，帕戈医生想要见你。”

“我一定要去吗？”亨利问。

“是的，你一定要去。”爸爸说。

“好吧。”亨利说，虽然他并不愿意。

“他是一位好医生，亲爱的，”亨利的妈妈说，“而且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会陪你一



起来。”

“来，这是你的薄煎饼，”她一边说，一边把一盘热气腾腾的薄煎饼放在亨利面前，“而且，这次你有特别待遇，但只有这一次，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巧克力糖浆。”

亨利的脸上放出光彩。他赶紧伸出手，抓住糖浆罐子，但就在他准备把这甜美的棕色糖浆倒在他的煎饼上时，他改变了主意。“你知道吗，妈妈？”他说，“这次我想我就不吃巧克力糖浆了，我吃原味枫糖浆就好。”

全家都不可思议地盯着亨利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亨利不选择和巧克力有关的东西。

爸爸笑了，他的笑容就像宽宽的河水。“伊妮德，”他说，“我想，我们的小不点儿长大了。”





亨利开始享用他的薄煎饼，很快就把它们吃光了。糖浆很好吃，有着枫树的味道，醇香的小麦薄煎饼就着冰牛奶一起吃，味道特别好。但还是感觉少了点儿什么，味道上差了些。如果能有些什么味道点缀一下，会更好吃。

桌子上有一小瓶肉桂，伊丽莎白有时会撒在她的吐司上。亨利很好奇，如果在剩下的薄煎饼上撒一些肉桂，薄煎饼会是什么味道。于是，他拿起肉桂瓶，在他的盘子上撒了一点点肉桂粉，然后尝了尝。

嗯，亨利想，味道真不错。实际上，味道非常好。真好奇，如果在麦片上撒上肉桂会怎样？也许会像燕麦粥，或者麦糁粥？也许其他食物撒上肉桂也会好吃——冰激凌或

者薯条，或者还可以做……肉桂奶！

但是，亨利马上又想到：这样会不会吃太多肉桂啊？会不会有人吃得太多……然后得了某种肉桂热？

你觉得呢？

